

小说连载 香秘

爆炸，爆炸

◎嘎子

他才给我讲了，这山叫松山，是滇缅公路的咽喉。日本人在上面修了好多明碉暗堡，坚固得像是钢铁浇筑。我们第八军攻了一次又一次，尸体布满了山坡，就是攻不上去。飞机炸大炮轰也不抵事。就是十多天前吧，我们中国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第三团组成了敢死队，每人发五千大洋，用蓝布包着挎在身上就朝顶上冲去了。我也参加了敢死队，冒着密集的枪弹冲到主峰下。可是，主峰太高，坡陡立。我们只要一站立起来，就遭到暗堡里枪弹的袭击，死的人一堆又一堆，到处是打散了蓝布，大洋到处乱滚。那一仗，我有幸活了下来，可是我营里的兄弟全死光了。

他挥挥手，说：“唉，不说这些伤心的事了。不过，现在该是报仇的时候了。”

他眼睛内闪过一丝冷冷的亮光，我抬头就看见初升的阳光扫过东边的山头，金黄一片涂抹在生满松柏的岩石上，像刚刚点燃的篝火。

崔老大拍拍我的肩，叫我站起来看。一队工兵拖着长长的电线丝进了掩体，又把电线丝接在几个废弃的电话上。

崔老大从另一个兵手里接过电话筒，拿在耳边听了听，又拿下来，对我说：“你今天怎么会走进地洞里去呢？”

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他摇摇头，说：“看来你脑袋真的打坏了。你今天走进的那个地洞，是美国顾问指导我们挖的。出这主意的是那个叫地老鼠的川北小矮子，他说，狗日的假如我会土行孙钻地术，我会夜里钻进去一个一个揪掉那些龟儿子的脖子。他的话让美国顾问听见了，说这主意好呀，就叫我们从阵地前方开始打洞。为了不让小日本发现，我们一边打炮一边佯攻，一边偷偷打洞。快二十天了，打到了主山头脚下，美国顾问扯着绳子量量，说可以了，又叫我们朝上挖。我们朝上挖了两天，又挖了两间大屋子。那就是用来装炸药的屋子。我们扛的那些铁箱子，就是美国运来的烈性炸药。等一会儿，我们就看看怎样送那些畜牲上天吧。哈！”

他说着，点烟了一支烟，叼在嘴唇上吸着，电话耳机又放在了耳朵上。

太阳升起来了，这里的朝阳像火一样的鲜红，血似的淌满了山坡和松林。如果不是战争，我都想跳起来吼两声了。

崔老大突然站直了身子，连说是是。他肯定接到了长官的命令了。

他看看我，说：“是李军长的命令，叫准备了，马上爆破。”

麻痹敌人的炮声又轰鸣了，接着佯攻的又打响的枪炮，冲了上去。敌人的枪炮也响了起来，劈劈叭叭像过年时放的鞭炮爆竹。崔老大叫我们蹲在战壕里等待。他的烟吸得只剩烟头了，佯攻的士兵全下来了，电话里又一声命令，他扔下烟头，狠狠摇动那架电话机改装的起爆装置。

我与战壕里所以的人都抬头看那座陡立的山头，静静的立在阳光下像个巨大的雕塑。过了几秒，有沉闷的声音传来，大地颤抖了几下，掩体的支架吱吱嘎嘎响起来，土灰哗啦啦朝下掉。我抓紧了崔老大粗壮的胳膊。有人喝地叫了一声，我们都张大了嘴。山头上腾起一股灰云，越升越高，像给高高的山头戴了顶厚厚的灰布帽子。

四周的冲锋号响了起来，枪炮声同时炸响。崔老大甩开我的手，说肖恩，该我们报仇了。冲啊！

他第一个跳出战壕，蹲下身子打了一梭子枪弹后，就朝山头冲去。

我跳出了战壕，眼前的一切却让浓浓的硝烟和火光吞没了。人与人碰撞着朝山头冲去，在半山脚，我才发现自己手里没有武器。

在隆隆的枪炮声和大地的震动声里，没人理睬我了。像汹涌的洪水一浪高过一浪地朝硝烟笼罩的松山主山头冲去，只一会儿，山脚下的焦土上只扔下我一人了，显得那么样的空旷。

我不知为什么，站在山脚不想移动，左手捏紧的拳头慢慢摊开，手心里有块珠子映着血红的阳光，好像一只大睁的眼睛。我认识这块珠，想起了那个称为香巴拉大门的石洞屋，想起了温柔漂亮的藏族女子达瓦。这珠子就是戴在她脖子上的。想起我在离开她的那一刻，她把这珠子硬塞进我的手心里……

我脑袋里轰隆隆响着，一串一串的事情开始清晰起来了。

神秘的老阿洼、有魔力的冰墙、风雪里搏斗的牧牛部落、饥饿的狼群、会飞的铁桶……

轰隆隆隆——

山头上又一阵巨响，我眼前展现的是雪山顶上摧毁一切的雪崩，高高冰崖上，大块大块的冰雪崩塌了。雪雾翻滚着卷向空中，巨大的冰块雪团在坚硬的崖壁上摩擦出蓝色的光焰。一眨眼，雪谷里的人、狼和一切没冻硬的小生命全卷入了这冰雪的洪流里了……

胜利的冲锋号嘀嘀嗒嗒响个不停，在山海啸似的喊杀声里，我分明听见了达瓦清脆响亮的歌声，我的心我的泪都浸泡在这暖融融的歌声里了。

在雪山山顶的冰洞里，

能听见香巴拉的鸟鸣。

和平幸福的鸟鸣哟，

听过后就不能忘记……

(完)

扫一扫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



◎木子

今天，我们在家里穿上节日的盛装，向广阔的天地万物顶礼膜拜，祈盼疫情尽快结束，祈祷所有的医护人员平安归来，祈祷所有被病痛折磨的人们都能早日康复。我们眼含热泪，双手合十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虔诚的感恩，感恩生命的艰难与伟大。

第一次有时间在内地过藏历新年，没想到是以这样安静的方式。尽管这场令人阴郁的疫情，一夜之间夺走了人们太多的快乐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还是得努力地微笑与坚持。

清早起床后，我来到天台，望着苍白的天空和远处清冷的街道，有些许沮丧。此时，经堂里传来诵经的声音，就像一束阳光，顷刻间穿透浓重的阴霾抵达了那片蓝天白云下的土地。我把大年三十晚上接满的头水放在花台上，随手摘了一朵开得正艳的茶花，让它悠闲的浮在水面上。关于“头水”，曾经听长辈说过，抢到的头水是一年里唯一一次，集宇宙中所有星星的精华而成的。祖祖辈辈的人们都相信，用它可以洗涤尘世的污浊，可以净化那些被欲望折磨的灵魂。还记得小时候，一到午夜12点整，家家户户的大人小孩都会提着水桶，以飞奔的速度跑到最近的河边，都希望能成为第一个抢到头水的人。如果谁家抢到了，就会挥舞着哈达欣喜若狂，而其余的人们虽然有点遗憾但也不会空手回去，一个个都把桶啊，壶啊灌得满满的，把心里的愿望也装得满满的，仿佛那整条河水都是圣水。孩子们不知道其中的蕴意，只是一味地觉着好玩热闹，跟着大人们在被月光照耀下，闪着无数星星的光亮的河边追逐打闹。

如今，我们搬进了高高的楼房，每个家里都装着自来水。我们再也不用去争那头水了，我们只需要将器皿放在水龙头下，等时间一到，拧开龙头就可以了。窗外的月儿也不会像小时候看见的那般又明亮又可爱了，我们

也不会再在这里看见满天闪烁的星星了。霓虹灯五彩斑斓，代替了那些最初的光亮。“一切似乎方便了，一切又都无趣了。”我自言自语。这时，阿爸正端着“西麦”（藏语，由糌粑，酥油混合而成，每逢初一的第一口进食，象征来年丰衣足食）向我走来，听见我的愁绪，他略显严肃的回答“信仰，从来都不会无趣！”因为明白他的意思，有点惭愧。无论是在静谧舒适的乡村田野里，还是在物欲横流的繁华市井，守住心里的一寸净土，那就是信仰，就是初心。阿爸又从经堂里拿出被佛音浸润的一碗水，沾上一根松枝，嘴里念着经文，轻轻地将水洒向我们，洒向房间的四角。那些水珠落在我的身上，脸上，如同有了魔法一般，心里的世界被照得明晃晃的。我立刻接过水碗，用力将它挥洒向天空和大地，希望这寓意着吉祥的甘露可以将这场疫情的病毒统统消除，希望这包裹着福音的水珠能落在那些正受病毒折磨的人的身上，为他们消除这漫长的痛苦与煎熬。

煨桑，也是一件每逢藏历新年或重大的诵经日必做的事。把一根松枝在火盆里点燃，接着将另外准备好的松枝，一根一根覆盖在上面，关键是不能让松枝整个地燃烧起来，那就要在上面断断续续地洒适量的水。这是一件需要耐心的活，因为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变成烧桑了，那样可就不是什么好的兆头了，所以，这件象征来年年吉祥安泰的大事，定是由家中的成年男子来完成的，谁家的桑烟最浓，就预示着最完满。每到藏历年初一，家家户户的楼顶上便升腾起浓浓的，

乳白色的桑烟，伴着浑厚的诵经声，在新年第一缕阳光下，整个小县城如同仙境般梦幻、纯洁。而我，却更深刻地记住了桑烟的味道，即使在如今，为了保护大城市原本就低质量的呼吸环境，我们已经几年没有煨桑了，但那储存在记忆深处的，沁人心脾的，纯洁的香气，总会因为对家乡的思念而不自觉地钻入我的鼻腔然后直抵心脏。我相信，所有藏族人，即使身在天涯海角，这种味道也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转换而消失，因为它早已渗入我们的灵魂深处，是我们对故乡土地最纯净的怀想。

2020的藏历新年，我们被疫情禁锢了双脚，无法走到神山下叩拜祈福，但那些迎风的经幡依然在寂静中飘扬，千百年来积聚祈祷的经文依然被风回向众生；我们无法将圣洁的隆达抛向山川河谷，但来自每一个藏族人心底最诚挚的祝福，依然可以由心与心的牵挂而产生共鸣；无情的病毒可以困住我们的双脚，却无法阻挡我们追求幸福与自由的信念。也或许只有历经这样的劫难，我们才能真正感受生活的美好所在，才能更加懂得珍惜与感恩。

今天，我们在家里穿上节日的盛装，向广阔的天地万物顶礼膜拜，祈盼疫情尽快结束，祈祷所有的医护人员平安归来，祈祷所有被病痛折磨的人们都能早日康复。我们眼含热泪，双手合十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虔诚的感恩，感恩生命的艰难与伟大。

我想，这一定就是藏历新年里，所有藏族人最善美的祈愿吧。

面具下的他

◎汪青拉姆

雨点滴滴砸落
缓缓汇成一道流水
串起行车留下的四条平行白线

前座穿着工作服的工人
用满满水泥和土的手撑着，
小憩
狭长又闷气的公交车厢，
满载着一整车陌生人的漠然，
划开雨道

窗外，一位面容精致的女人
向前摔了一个趔趄
立即用伞掩住面具，
匆忙逃去

“慢慢地，再慢一点”
雨打湿的头发和衣服，
传递着寒冷和漠然

斜雨、面具、亡灵
雨点，像个任性的孩子
缠着身无分文的母亲买糖

雨点滴滴砸落，
他又伫立在十字路口

“幸福是什么？”
他看着叹息声飘散在车鸣中，
像那支被丢弃在雨路中的烟头
任凭过路车辆碾碎

行走大渡河

◎魏奎德

岚安乡

鸟道九回肠，
险峰入天罡。
红军征战地，
碑墓葬电光。

姑咱镇

金滩银峰秀，
神山圣水灵。
民族大学院，
高原一启明。

若吉村

春风时雨至，
万象百媚生。
产业文旅果，
醉酣慕名人。

泸定桥

铁索凌空寒，
骇浪魄魂惊。
勇士冒弹雨，
史诗垂汗青。

冰川颂

精灵大冰川，
极目无与骖，
皓月千里貌，
水晶百代颜。
泉涓亦逊柔，
钢铁莫比坚。
亘古重霄九，
愈高愈胜寒。